

50年岁月半世情

——说说我们的水工02班

○李仲奎 傅耀良 张学学（1970届水利）



1970年2月水工02班毕业照

1964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共和国已经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处处欣欣向荣，行行蒸蒸日上，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喜庆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成功。

就在这一年九月初，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31位同学，包括8位女同学和23位男同学，迎着二校门身后“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的巨型横幅，走进了日思梦想的清华园，组成了我们水工02这个团结友爱、积极进取的班集体。1963年8月华夏大地尤其华北地区的特大水灾，让这一年以第一志愿报考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及水电站建筑”专业的学子增加不少。

风云不测，人生无常。虽然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们这一届同学都只

上了不到两年的大学课程，就被卷入到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荡之中。“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是当年用来描述我们此后三年半的大学历程的主旋律。1970年3月，我们以五年半的特定学制毕业，带着继续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任务离开校园走入社会，被分配到各个单位。迎着未知的命运，开始了人生的独立前行。大家离开清华园

时，没有即将走上新单位的欢乐，只有依依惜别的泪水。

为了我们水工02班毕业50周年的聚会，去年8月就召开了返校筹备会。除了计划乘邮轮、出纪念册、参加学校校庆活动外，还有一项重要决议就是：50年聚会时要做到所有在世的同学“一个也不能少”。全班同学中，有一位由于工作调动联系不便，毕业后一直没有音讯。我们发动班里同学多方查找，上网搜索、查询档案、找老家同乡、寻隔代亲友，终于联系到这位50年从未谋面的杨裕庭同学。当他的照片和信息出现在班微信群里时，全班同学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今年的疫情，原来的准备工作都泡了汤。但这些日子里，全班同学可以通过网络聚会，微信聊

天，发送老照片。回忆悲喜事，亦岂非乐事乎！

回首清华园中的班集体

很可惜我们班没有一张入学时的合影，这里只能看到我们的毕业照。“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是那个时代青年人奔向广阔天地前最响亮的口号。与同学们合影的也不是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而是军宣队、工宣队领导和师傅们。但从我们接受再教育、改造旧思想的意义来说，他们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班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的才女张雪梅同学手中捧着的，是毛主席送给宣传队的“芒果”模型。这个场景也是那个时代的全方位的注释，值得我们永久记忆和珍视。

入学后，在1964年9月11日晚上，学校在大礼堂隆重举行了“清华大学1964年新生入学典礼”，时任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老校长作报告，强调“四好”（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劳动好）是我们在校学生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又以“猎枪与干粮”的比喻教导我们深入理解清华大学学生的学习理念。德高望重的马约翰教授向新生们强调了健身的重要意义，并介绍了健身方法。这都给同学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成为我们人生之路上永远的路标。

入校后，我们就认真学习蒋南翔校长“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教育思想，开展红专大辩论，端正对红与专关系的认识。9月24日，当年“水利系‘三宝’（徐葆耕、谢宝栋、陈宝瑜）”榜首徐葆耕老师，带我们到圆明园上政治课，激励同学们的爱国情怀。进校之后，不少同学积极改造思想，要求进步，纷纷提出入团、入党

申请。

在学习方面，来自吉林的张学学同学，高考成绩全系新生第一，任02班学习委员。刚入学不久，他就在参加全校新生计算尺技能比赛中荣获第一名，还得到一把高级计算尺的奖励，令人羡慕。张学学、李常莲、吕福泉等同学还提前通过了一外考试，开始学习二外。他们都成为我们学习的标杆人物。

体育方面最牛的是，在第一学期的新生运动会上，我们班来自安徽的郑继祖同学奋勇争先，一举拿下了分量最重的男子百米冠军。爱打篮球的傅耀良同学在中长跑项目上也多次取得好成绩。在他们的影响下，全班有几乎近半数同学参加了校系各种运动队，其中参加学校代表队的同学有：短跑队郑继祖，中长跑二队傅耀良、黄祖英，游泳二队何宇平、李常莲，自行车队杨之媛，射击队李庆贞；参加水利系代表队的有：中长跑队刘德义、杨裕庭，航海队胡汉穉，射击队朱小同、张雪梅。

响应学校的要求，全面发展成了全班同学的努力方向。入学第一学期，学校提倡结合专业特点上体育课。我们水利系同学，就名正言顺地得到了在大冬天进入西大操场游泳馆学习游泳的机会。班上体育锻炼的氛围很浓，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都走出教室，聚集在西大操场，参加各类体育项目。航海队的胡汉穉在固定的铁架子上练习“划船”；喜欢体操的同学则常到游泳馆西边的体操馆里锻炼；单双杠动作至少到了二级运动员水平的林大炎同学，一次练双杠时竟然“雄心大作”冲击起一级动作来，不料却失手伤了无名指。喜欢跑越野的同学常在体育委员刘德义的带领下，选择去体育学院的路边，或圆明园中

□ 值年园地

起伏曲折的林间小路上跑步。那时的圆明园没有围墙，当然进去也不用买门票。

热爱艺术的和有专长的同学，则进入了学校文艺社团和宣传部门。班里能歌善舞的美女邱心伟同学一入学就被拉进文艺社团，在女生表演唱组成了主角，她不但演技一流，而且擅长导演。班里几次聚会活动就是由她参与指挥的。中学就自学了高等数学的张进平同学参加了学校小提琴队，遇上数学课时，我们就待在宿舍里蹭他的“歪脖拉”。毕业后他还曾被专业团体请去拉琴为样板戏伴奏。李庆贞同学在小学就是天津广播电台儿童节目的播音员，还参加过天津国庆游行的现场直播，进校后则成为学校广播台的著名播音员。每天一到锻炼时间，她那甜美纯正的声音，就飘荡在清华园，陪伴着进行强身健体的清华学子。

毕业之前三年半的动乱，使我们没有机会接触任何专业课程，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毕业之前，我们就比较多地接触了社会，接触了工农兵，经受了实践锻炼。班里同学都参加了昌平第三工程兵学院一个月的军事训练，体验了严酷的军事生活；参加了昌平响潭水库供水管线工



水工0字班女同学在河南三门峡大坝前的留影，右1为杨之媛

程的施工，在三九严寒中抡镐挥锹，开山凿石；参加了顺义高丽营村的农田建设，推车施肥，夯基盖房，卧土炕，睡通铺，听老贫农忆苦思甜，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毕业前的最后半年多，按照周总理对水利系的指示，我们又随系赴千里之外的三门峡水电站，参加水电站枢纽的改建工作。有的同学冰冷的帐篷里做水力学模型试验，有的同学在大坝下潮湿的廊道里做原型观测；木工班的同学在四五十米高的进水口脚手架上，像猴子一样地攀上爬下；混凝土班的同学则浑身泥水，怀抱百斤风钻，震得双臂发麻，一个个顶风冒雪和工人师傅一起在工地上摸爬滚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班里的八位“巾帼女将”，干起脏活累活一点不输给男生。被尊称为“老大”的杨之媛同学，更是冲在前，干在前，把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发挥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在三门峡，全班同学还参加了到灵宝县百里行军拉练。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70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们班九位同学和00字班两位女同学，不知天高地厚，竟利用工地放假，一大早黑灯瞎火地离开驻地，跨黄河、赴晋南，顶风雪、战严寒，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数十里，去征服中条山南麓高耸入云的锥子峰！

看看我们这五年半的经历，也够精彩的吧！

结束了半年多三门峡的工地生活，1970年2月13日我们回到了清华园。16日上午参加“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动员大会”，下午系里公布学习班计划安排。3月11日下午系里正式公布毕业分配结果，31位同学分到全国14个地区。从此，同学们依依惜别，各奔未知的前程。

五十年蹉跎岁月 难忘的清华情结

有人说“清华一条虫，出去一条龙”，也并非都是玩笑话。无论走到哪里，清华人都从未向命运低头，清华人的自强精神到哪里都能生根开花。毕业后几十年的风雨蹉跎，大家没有忘记母校老师的教诲，没有忘记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

我们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几乎每个人都有被分配到农场、工厂、工地当普通劳动力使用的难忘经历。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甚至七八年。但是02班中每个同学都没有自暴自弃，“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即使在普通的生产岗位上，艰苦脏累的体力劳动中，同学们也都能迅速掌握劳动技能，显露头角，不少人很快就由工人升为工长、技术员、技术负责人。更何况六年之后终于拨乱反正，为清华学子们打开了可以有所作为的广阔天地，更给大家提供了进一步深造、发挥聪明才智的机遇和舞台。

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我们班31个人中，就有张进平、何宇平、俞铭华、林大炎、陈乃祥等8人在高校或研究院所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张雪梅、邱心伟同学曾远赴国外访问、进修或工作。汪大培、李仲奎、张学学等三人还分别于1987、1990、1991年在加拿大、奥地利、德国获得“洋博士”学位。李、张二位同学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科研条件，立即回到了清华。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爱国之心和清华情结。

移居加拿大的汪大培同学和在美国的何宇平同学，虽身居海外，仍心系祖国和母校。曾任加拿大渥太华清华校友会会长

的汪大培，在任期间就率团回清华，就环境治理问题与国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经过不懈努力奋斗，很多同学都成为全国各地和各行业的领导者或技术骨干。例如，孙忠仁担任了大型国企中国航空建设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苗振达担任了江苏沛县计经委主任；朱小同担任了福建福鼎市政协副主席和福建玄武石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吕福泉担任了安徽淮南化学工程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郑继祖担任了淮南市二建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春芳在广东台山大江建筑工程公司担任了总工程师；胡汉穉曾任西北电建四公司科技室主任，以及江苏利港火电站技术总监；刘德义担任了河北保定市污水处理厂厂长等。02班第一任团支书李秀芬同学，历经28年的努力，实现了她入党的人生愿望，虽然48岁就办理了退休，但通过努力成为了经济师，几十年来进行了几百项工程预算的评审，为国家节约预算上亿元。

毕业后同学们天各一方，但大家的凝聚力却越来越大，过去因不同观点造成的摩擦和隔阂也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和融洽。全班同学相互关心、互相爱护，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助。东北大汉、班里外号“刘大傻”的刘宗胤同学，毕业后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患癌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班里张进平、黄祖英等同学在他病重期间，自发地为他治病组织了捐款。王世国同学是我们班第一任老班长，毕业40年聚会时因病未能回校。大家听说他的困难后就主动发起捐款，并选派陈乃祥、李仲奎、李秀芬三人前往他的家乡河南新乡，到医院把几万元善款送到他的病床前，鼓励他战胜病魔，

□ 值年园地

回清华参加百年校庆。后来同学们又先后多次为他捐助，帮助他的家庭克服困难，直到他不幸离世。

退休之后，同学们越发思念大学期间的同窗情谊。近十几年来，无锡的太湖边、武汉的岳阳楼、厦门的鼓浪屿、福鼎的太姥山……到处都留下了同学们欢乐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

回顾这50年，水工02班虽没有高官，但仍可以说是群星闪烁。31个人中，除留居国外的两位同学外，7位具有正高级职称，其余同学都具有副高级职称。有三位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三位获得带“国”字头的奖励或表彰：陈乃祥获得过国家级科技进步奖，朱小同获得过新中国70年国家荣誉纪念章，李仲奎获得过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获得省部级、市县级、行业和单位奖励的，至少有几十项，难以一一列举。

俗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们班两位女同学张雪梅和李庆贞远比所有男同学更为突出，她们产学研相结合，办起了公司。张雪梅是北京清大华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她通过在国内深造，成为液压传动控制设备方面的专家，为中国制造与国外先进技术的结合，穿针引线、



水工02班毕业30年在新水利馆前合影

添砖加瓦。李庆贞曾任江苏镇江华普监理公司的首任法人代表，虽已年过古稀，但退而不休，仍被公司回聘担任要职。他们让各位男同学不得不服。

五十多年来，水工02班大多数同学都是甘于奉献，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数十年，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例如龚伯元一直在家乡江苏启东市建筑设计院做土建工程设计，退了休还在主持审图，帮助年轻技术人员成长。黄祖英在条件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了13年，回京后到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任职，1985年参加了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筹备、组织和评审工作；八五期间，参加了科技部科技成果推广计划的组织管理和评审工作；退休后还参与了国家九五攻关项目的管理。李常莲在西南大学物理学院做了一辈子“教书匠”，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杨裕庭在佛山高级技工学校、傅耀良在无锡高等师范学校等单位，安心从事中等教育的工作，成为教学骨干和领头羊。傅耀良还获得过教育部“曾宪梓奖”。他们都达到了自己所在行业、领域和部门的高峰，工作做到了极致，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正如我班邱心伟同学在纪念册中所说，我们“既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我们大多数“没当大官、没发大财”，然而在丰富的经历中，也没有给清华丢过脸，没有忘记自己是“清华人”。

至今，水工02班大部分同学已经完成“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的目标。在母校即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华诞之际，谨以此文表达对母校的深情与挚爱，感谢母校的培养造就之恩。

2020年9月28日